

所谓海派,就其表象而言,任伯年等人的写实通俗画,吴友如等人的社会风情画,郑曼陀、杭稚英等人的月份牌广告,刘海粟的率先使用人体模特儿,周信芳等人的改良京剧、连台本戏、机关布景,刘雪庵等人所作风靡一时的《何日君再来》《夜来香》等歌曲,《礼拜六》等报纸期刊连载的言情小说、黑幕小说,凸显女性曲线的旗袍,适应复杂人群口味的改良菜肴,表现形式各有不同,或为绘画、戏曲,或为音乐、文学,或为服饰、饮食,但都有以下四个共同点,即一是趋利性或商业性,二是世俗性或大众性,三是灵活性或多变性,四是开放性或世界性。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是趋利性,其他大众性、灵活性、与开放性的基础仍是趋利。因为趋利,所以绘画要迎合普通买主的胃口,画通俗、写实的内容,画时装美女,因为趋利,所以要改良各地移到上海的菜肴,改造各地传入上海的戏曲,以适应来自五湖四海移民的需要。

海派平议

熊月之

因为趋利,所以要写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小说、歌曲,要演有好看戏,吊人胃口的连台本戏,写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连载小说。因为趋利,所以要不断花样翻新,不断追逐世界潮流,不断制造时尚。于是,美术、音乐、戏曲、小说等文学艺术不再单纯是传统意义上文以载道的工具,同时也是一种商品,要适应市场、创造市场,扩大市场。

海派文化不限于上海,但以上海为早、为多、为甚。其原因有许多方面,包括城市体量大、人口多、西方影响广泛、租界存在

等,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移民人口。近代上海城市人口85%以上来自全国各地,还有一部分来自外国。本地人口少,移民人口多,便使得本地文化对由移民带来的外地文化排斥力、同化力不强,这为外来移民在上海立足、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土壤。这一移民社会呈现高度的异质性、匿名性、流动性与密集性。在这里,传统熟人社会里士绅对人们的道德约束机制荡然无存,个人能力的释放获得空前的自由与巨大的空间。晚清

竹枝词中有一句话,“一入夷场官不禁”,其实,不光是“官不禁”,民也不禁。于是,个人安身立命的资本便主要是能力而不是家世,维系人际关系的便主要是契约而不是人情。于是,重商、好学、竞争、灵活、多变、崇洋、“只重衣衫不重人”等与海派相关联的各种现象杂陈汇集。这在坚守耕读传家、重义轻利的人们眼里,便成了寡廉鲜耻、离经叛道、世风浇漓、人心不古。

当然,凡事都有度,走到极端,性质也就有所变化。片面强调重义轻利固然不好,而唯利是从则是另一个极端。贴近大众固然是好,但一味曲从、缺乏引导就流于媚俗。开风气之先固然是好,但一味赶时髦,就会流于多变无根。灵活多样固然对促进文化发展有益,但过度灵活多样,就变成流质善变。有学者曾提出将海派分为良性与恶性两类,其实两者的关系正如硬币的两面,很难截然分开。海派之被骂、被赞,根源都在于此。

雪域高原上的西藏,半从布达拉宫广场出发,沿着羊湖的岸边公路一直开,到十一点半的时候堵车了,我们的面包车上有两张通行证,我们开上去一看,在警戒线的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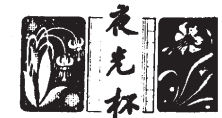
我眼里的西藏神奇

柴俊勇

去一次,这次借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际,我与市政府办公厅负责同志等一行前往西藏。短短的五天里,我看到了西藏的神奇,圆了梦。西藏的文化都汇聚在寺院里,如世界闻名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日喀则萨迦寺有全世界寺院中绝无仅有的被称之为“世界之最”的经书墙,距今已有700年历史,高10多米,长80多米,这些经书当时是怎么被放上去的,成了一个谜。书墙上,有时某本经书会凸出来,有时某本经书会凹进去,而且这些凸和凹都与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巧合,令我感慨。西藏的人心态超常平静。从拉萨市到日喀则市的途中,一般开车时间要在三个多小时,我们九点

会儿下雨,就看出头上的云。由于海拔高,云朵好像触手可及,非常神奇。西藏人的服装上所以那么独特,大概就是为了更好应对天气的骤变。

西藏的动物不怕车。牛猪狗马羊,有的在公路中间荡悠悠,有的躺在路上,汽车来了也不怕,按喇叭也不理。汽车驾驶员只能让开前行,可能由于长时间没有人去侵害它们,所以不怕是它们的基因。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包括餐饮、金融、教育等各行业都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下找到了新的存在方式。法律领域也不例外,一些社会关注度高的热点案件,通过移动互联网后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往往十分惊人,但其中难免混杂着一些观点偏激、情绪化的非理性观点。令人无奈的是,这些充满着负能量甚至连内容上也严重失实的段子,在传播速度上往往更快,这对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导向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用。作为一名执业多年的法律工作者,我在对这种以讹传讹表示愤慨的同时,也常思考如何利用自己在法律上的专业知识和移动互联网这个工具,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法律普及工作。于是在去年,以我个人名字命名的微信公众号应运而生。

一开始,我在公众号上转载一些具体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发现收效并不好。这些我认为非常有价值的“法律干货”,朋友们读起来却觉得枯燥乏味。于是我改变做法,根据社会热点变化,选取有代表性的话题,再从律师角度解读。文章不求大而全,只希望在短小的篇幅里把某一个具体的法律问题说透彻,语言上也尽量轻松通俗。

转型后的公众号阅读量得到大幅度提升,我印象最深刻是一篇关于跨国重婚罪的文章,当时偶像剧《何以笙箫默》正热播,我以剧情为案例,从法学理论到法律实务上作了点评,这篇文章在短短两天内阅读量接近两万!这让我深



陈丹燕

音乐的储藏性

音乐里藏着往事的细节。2003年欧洲遭遇一个许多年未遇的酷暑,热浪从南欧出发,一路席卷到中欧和西欧,法国乡下那些从未见识过空调的小镇上,老人热死在家里多日。那时我在多瑙河的瓦豪做驻市作家,瓦豪河谷何其古老,居然满城买不到一架电风扇,夜里热得不能睡,去河边喝新酿葡萄酒,听人在闲谈说,天这么热,真担心今年的葡萄收成。

那时在写《慢船去中国》,热浪里听着五轮真弓,她曲子里有只明亮而古老的手风琴,呜呜咽咽个不停。

今年欧洲又是酷暑,我又在听五轮真弓的手风琴声。多瑙河畔的水色和巴伐利亚面包,瓦豪河谷的烈酒是杏子酒。它们一一浮上心头。音乐里藏着一个人的往事哦。有趣的是至今我都不知道手风琴伴奏的歌曲里,到底唱的是什么。

天明寺里有一盆很大的月季花,那是森镇上一位种植花木的施主送给智缘师父的礼物。这月季从山下送到寺里,着实费了些工夫,送花的施主特意请了两位身强力壮的伙计把花盆从山下抬进寺里。虽然茅山的山势并不险要,但在山路上运货确实要费些力气,两个伙计累得大汗淋漓才把花盆抬进寺里。这花盆自然不敢放在花架子上,因为这种重量强行放上去,只怕架子就塌了。

戒嗔细细地看这花盆,发现这个花盆比普通的要大上很多,问了送花的施主,他说是特意从外地订的货,因为这么大的花盆并不好买到。最终月季花被放在了花架子前面的地上,由戒嗔每天负责给月季花浇水。戒嗔和智缘师父讨论

泥土中的月季花

释戒嗔

过这盆月季,戒嗔觉得这盆月季这么大,应该已经长到极限,不会再长大了。不过智缘师父却说:这花说不定还会长大。师父的话,让戒嗔很发愁,因为就目前来看,巨大的月季花已经把花盆撑得满满的,如果它再长大一些,戒嗔很难找到更大的花盆了。不过之后的几个月,虽然戒嗔很尽心地为月季花浇水施肥,但是花儿并没有长大。戒嗔不觉有些庆幸,智缘师父虽然佛法高深,但是养花的经验一般,也幸好这次他判断失误了。

寺里的花草大多数时间是放在佛堂中的,如果天气好,戒嗔和戒傲也会把它们搬出去晒太阳。抬这盆月季花最为麻烦,并不完全因为它比较大,还因为它的枝叶上长着不少刺,和戒傲抬它的时候,戒嗔纵然小心翼翼,还是会偶尔不小心被它刺到一下。

镇上有位女施主养了一只毛茸茸的小哈巴狗,名字叫旺宝。女施主每次上寺里拜佛都不忘记带着旺宝来,戒言很喜欢和旺宝在一起,虽然戒言平时不太爱动,但只要旺宝一来,戒言就变得精神百倍,有时还有些不太庄重。有一天,和戒傲抬月季花的时候,旺宝在院子里叫,戒言嗖的一声从佛堂中蹿了出去。戒傲吓了一跳,手一松,花盆摔在地上,花盆壁上出现了一道裂纹,又搬动了几下,花盆彻底裂成了几瓣,看着四

我说:一定要读龚自珍。并非是指一定要读这部龚自珍的传记,而是读龚自珍的诗文。

当然,你如果要走捷径,想用最短的时间了解龚自珍思想、艺术成就和生平事迹,这部传记可以毫无愧色地承担初识龚自珍的功用。但我奉劝读者永远也不要利用辅助读物,取代阅读龚自珍诗文本本身。

龚自珍是清代第一诗文大家。就如柳亚子说的:“三百年来第一流。”如果仅仅从文学史角度来理解龚自珍的成就,那显然未能抓住龚自珍最具魅力的内核。过去,我对龚自珍的了解仅止于他的两首流行最广的诗,那就是:“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研究专家陈铭铭先生说,在毛泽东著作引用的旧体诗词中,这一首唯一被整体引用。还有一首想必大多数人也耳熟能详:“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学界普遍认同的一种说法是,龚自珍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后一位可与李白、杜甫、苏东坡等并列的旧体诗词大家。他的庄、骚兼容,儒、仙、侠杂糅而形成的“哀艳杂雄奇”的特有诗风、气质,迷倒了无数旧体诗词的写作者和爱好者。

如果对龚自珍的认识,仅止于此,龚自珍固然非常了不起,但他在历史上的不可替代性并没有真正体现出来。他让我们高山仰止的伟大之处,更在于他诗文中体现出来的对社会现实深刻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批判力量,他在近代思想启蒙史上有“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先导作用。研究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龚自珍是绕不过去的一座山峰。从这方面说,龚自珍的思想史意义要大于文学史意义。梁启超曾说,初读龚自珍时“若受电然”。今天,我再读龚自珍时,同样有“若受电然”的感觉。在本传第一章“惊雷”中,笔者提纲挈领地展示了龚自珍思想的核心元素,这里毋庸赘述。

他的思想的载体,主要体现在那些讥切时政的政论文中,因此有人认为龚自珍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政论文学的先河。我对“政论文学”的理解是,深刻的政论思想是通过文学性的表达来呈现的,“政论”而“文学”,将两者联姻,如同让坚硬的石头与柔弱的水交融。《病梅馆记》或可看作此类文本的代表作之一。鲁迅杂文是否承续了他的文脉?有待专家研究。我曾对写时政评论颇有些不以为然,认为那些东西都是如同新闻一样的“易碎品”。过一段时间,想把那些文章汇集成书,都不免有些惶然羞赧。写时政评论需要快速反应,但它的生命也大多“快速消亡”。讥刺时政的文字,理当与时弊共存亡。让我无比惊诧的是,龚自珍的此类文字,却能超越时政文章“易碎品”的宿命,而获得一种持久不衰的生命力。对此,能让我做出解释的理由无非有二:一是时弊,不是一时之弊,而成持久之弊,使得批评“弊病”之文,在与之对立中仍然具有存在价值;二是龚自珍在批判时政中闪射的思想光芒,具有穿越人类生存时空的永恒力量。让后人学而时习之,总能获得新的启迪。

在《明良论二》开篇有这样一段文字:“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仅仅就为这寥寥数语,我便坚信,花四年时间为龚自珍写一部新的传记是值得的。

笔者第一次涉足此类带有学术色彩的历史名人传记写作,常感力有不逮。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诸多专家、学者、兄长的指点相助,在此一并谢过,就不一一列出大名。(本文是作者为新著长篇历史名人传记《九州风雷——龚自珍传》写的跋)

周泥土散落的月季花,戒嗔一时间也发了愁,因为找不到同样大小的花盆来替代,现在即使去定做也来不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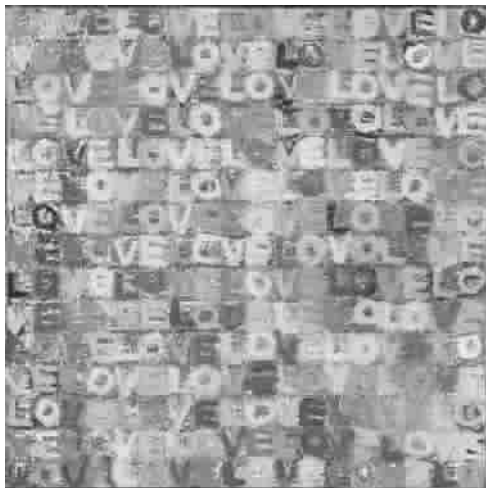
后来智缘师父说,既然找不到盆,那么索性就把它种在地里好了。戒嗔想起,寺里的前院确实有几块泥土,一

直空置在那里,便和戒傲一起费了些力气把月季花种在那里。

那以后,有好些日子雨水比较多,于是戒嗔也没有去理会那株月季花。到了几个月后的一天,戒嗔忽然发现移栽到泥土中的月季花长起了不少。

戒嗔想起智缘师父以前回答过戒嗔的问题,一直以为是智缘师父错了,原来却是自己对花了解得不够。原来之前的月季花一直没有长大的原因,是因为它一直被花盆束缚着,养分与水分都不足,直到月季花摆脱了花盆,它才开始尽情地生长。有时候,戒嗔会想,其实世上大多数事物实则没有止境,我们一直无法超越自己,无法做得更好,最大的原因便是我们总会被有形的、无形的东西束缚着。或许唯有将自己放在更大的天地中,我们才能真正地突破自己。

我爱颜色 (油画) 艾敬



另类普法

虞思明

刻体会到,普法宣传不是刻板地说教,把法律知识不动声色地融汇在社会热点中,读者往往受益更多。再后来,我觉得既然这是个人公众号,其实没有必要弄得一本正经很严肃的样子,可以有一些生活化的内容。我就把前两年我带着两个女儿到美国留学时的酸甜苦辣写成了游记连载在公众号上发布,讲述我们一家人在美国生活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带入不少有关中美之间法律文化体验的内容。这个游记系列后来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兴趣,看来法律的源泉就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之中。此外,我还把我写的关于摇滚音乐、科幻小说的评论文章,以及我自己组建的摇

滚乐队的演出视频放到公众号上。这虽然与大家传统印象中严肃、不苟言笑的律师形象有些违和,显得“另类”,但更加有血肉和真实。让读者感到到公众号的背后,是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概念中的“律师”,反而促进了我那些有关法律普及文章的传播。

公众号的粉丝越来越多,文章阅读量也随之上涨,除了具有法律普及的公益意义以外,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不错的宣传,据说,这就是所谓的“互联网+”。不论取什么名字,保持对新事物探索的热情和想象力,才是这个互联网时代的核心特征吧。

手指轻点,小车家门口接送,出行更便捷环保。

十日谈

“互联网+”生活